

## 大法教我以德报怨



文 / 河北大法弟子小芳

【明慧网】我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。当时我们城中村招工，可以离开农村，我就从娘家招工走了。其实丈夫当时也有指标。因为文化大革命受过迫害的给落实政策，可以给一个指标。丈夫的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死的。我婆婆怕我们的婚事黄了，就许愿说让丈夫招工走，还说“要走不了你俩就散伙”。紧接着马上年底，我们已是大龄青年，双方大人让结婚，我当时说他还没有招工走，不想结婚。但婆婆也承诺，父母也劝，这样年前我们结了婚。我们结婚时，大姑姐从外地回来给婆婆出主意：“娘指着女儿过吧，女儿给你钱，儿子给你钱吗？”我的婆婆于是把招工指标给了女儿了。

这一下把我气坏了，得了肾炎，不能干活，没力气，工厂给的任务也完不成，整天生病吃药。丈夫就让我出去散心，说出去散散心就好了。我在外边遛弯时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炼功。法轮功学员向我洪法，当时我不相信。有一天我又出去遛弯，看到有许多人到我们生产队的两间旧房子里，我好奇他们干什么，于是把窗户纸捅了个洞，我看见墙上写着“真善忍”三个大字，当时我就想：我得炼这个“忍”，我炼这个“忍”多活多少年，不炼这个“忍”少活多少年。于是我每天来这里散心，好象串门一样来玩来了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修炼，别人学法念书，我就跟着听，听了一个多月，我身体通了，不断的往外排气，不断的排。我还愿意听炼功音乐，那么好听！当时有位老同修胸前戴着法轮章，我看见那个章在转，一层层转，转的那个好看哪！后来我就请了大法书，

我得法了。

我也不难受了，一身轻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我每天高兴啊，为啥高兴呀，也说不清，就是

高兴！我从此无怨无恨，我知道了一切全是命啊，我来这个家是还债来了，我也不委屈了。

一九九九年春，我们城中村拆迁，当时我和大伯哥到我婆家大娘家打扫卫生，我大娘已去世，孩子都在外地，家里没人住，我们帮忙收拾东西，把该卖的东西都卖了，钱给了婆婆。我往外抱东西，一趟一趟的抱，婆婆见我就骂，我走哪她就骂到哪。我当时学了大法了，知道因缘关系，我没吱声，我想我在还债，她骂够了就不骂了。婆婆骂了一个多小时，这时一直在看着我婆婆骂人的邻居大哥说：算了，婶子，你骂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这时我婆婆就往家走，在家里还骂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婆婆又骂我大伯嫂，人家不干了，对骂了起来，结果婆婆气的得了心脏病了。

婆婆得了心脏病，要到北京去看病，她大儿子、二女儿当时都退休了，她不让她们陪她去看病，每天找我陪她去看病。我一时没忍住，说：“你还是靠着女儿过吧，当时你把好事都给女儿了，你有病来找我来了，我不去。”可她就是不干。后来我想：我都得了大法了，师父教我做好人，吃亏也得做呀！我就陪婆婆去北京看病。陪婆婆出门看病赔钱、花时间不说，照顾婆婆赔精力也不算，在路上婆婆

还边走边骂我。我就一直想着师父的法：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”

（《转法轮》）不跟她一般见识。

我经常背诵师父的经文：“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。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。”（《精进要旨》〈何为忍〉）背多了，我从内心就没有气恨了。

我丈夫兄弟四个，婆婆有养老房，养老金是兄弟四家出的，老四把房子、钱都拿去了。二零零三年冬天，下了大雪，我婆婆还在平房里住。当时我们买了楼房，我丈夫说他娘冷，想把婆婆接过来住。我想我炼功了，得按真、善、忍做好人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让她来吧。说着容易，她来了也得我照顾呀。要不是学大法，我肯定不管。婆婆有病了，大姑姐、小姑子跑得很远，再也不说娘指望着女儿过的话了，钱也不给，也不过来看老人。我婆家大嫂、二嫂谁也不管我婆婆。我想：我是炼功人，我得给大法增光，我不能不管，得证实大法是正的，是好的。因为我是炼功人，得用善来化解我们的恩怨情仇。

我丈夫去世后，我仍然给婆婆送饺子、送吃的。大姑姐也承认：人家儿媳妇比我们女儿照顾的都好。大姑姐哭着对我女儿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。”◇

# 河北保定市蠡县赵九洲被非法拘留15天后被国保带走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赵九洲9月23日一人在家，被蠡县城关派出所协同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，非法关押在蠡县拘留所，期间癫痫性精神病复发。非法拘留15天后，10月7日，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从拘留所直接把赵九洲带走。情况待查。

据悉，这次绑架赵九洲的借口就是因为他在电线杆上写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去年就为此非法拘留了赵九洲15天。

赵九州18岁时得了癫痫病，因为母亲炼法轮功后脾气变好了，身体以前的病消失了。赵九洲看到母亲的变化也很高兴，知道法轮功好，也受益了，身体也有好转。2007年，赵九洲的母亲被蠡县国保绑架，国保把街道戒严，翻墙入院，非法抄家，王军昌伪造证据，致使赵九洲的母亲被枉判三年牢狱。国保还扬言要绑架赵九洲，精神上的压力致使赵九洲癫痫病复发，且病情加重，随时都可能犯病。

2016年5月22日，蠡县国保大队再次将赵九洲的母亲崔树美非法拘禁在拘留所，赵九洲知道母亲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被关起来了，



他接受不了，在一张大牌子上写上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拉到小广场，见人说“法轮大法好”，遭到原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王军昌毒打：打的浑身青一块、紫一块，用一种特制的棍子打得他内脏疼；猛摔：给赵九洲套上头套，几个人抬起来猛摔在地上；电击：用电棍电击赵九洲全身，用象电针一样的东西扎他十个手指尖，疼得他浑身哆嗦，承受不住，拼命的喊叫；打毒针：用一根长20公分的大针给他小便上侧打毒针，泛起十六七公分长、二三公分宽、二三公分厚的黑紫色肉，打的什么药也不知道，疼得他不想活了，拿头往墙上咚咚的撞，疼得他想自杀。王军昌知道打得不轻，亲自把赵九洲送回家。

赵九洲虽说被送回家，可是赵九洲却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：精神恍惚，经常走丢，有一次家人找了

一天一宿也没找到，第二天上午才从远处路边找到；打骂家人、自己脱光衣服，满院子转悠；大喊大叫还往外跑，家人只得紧锁大门，他却突然上房，从房上跳下去，把脚摔伤，卧床一年多；拿开水往自己身上倒，现在赵九洲后背还有被烫后的伤疤；赵九洲几次用火点着家里的东西，最后一次把家里房子点着，一切化为灰烬。

近十年来，赵九洲及家人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。赵九洲不理性的行为，王军昌有推卸不了的责任。

在现行法律中也没有规定写“法轮大法好”触犯了哪条法律。相反，国保警察从抓人到拘留没有留下一纸文字，已经触犯相关法律、法规。涉嫌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滥用职权罪等。公务员法也规定执行明显错误命令时，责任自己承担。现在倒查三十年，许多官员、公检法人员纷纷被查。希望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及相关责任人，不要给自己留下迫害无辜的证据。也避免给赵九洲造成更大的伤害，立即释放赵九洲。◇

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

## 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制造者的现状

【明慧网】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京、原中共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东生、原中共新华社社长田聪明、原中共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、原中共央视“东方时空”栏目主管陈虻，这5人均遭厄运。这5人有一个共同特征——参与了20年前中共炮制的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，用谎言煽动仇恨。

2001年1月23日，中国黄历新年除夕，中共声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“自焚”。但此案被国际社会证实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的世纪骗局。刘京患喉癌，目前消

息全无，生死不明。刘京亲自参与了“天安门自焚案”策划、实施及煽动仇恨的宣传。

李东生，2016年1月12日被判刑15年。李东生是“天安门自焚伪案”的策划者之一，还亲自参与、监制了央视《天安门自焚伪案》在全球传播的整个秘密过程。

田聪明2017年病亡。田聪明在其任期内“天安门自焚案”发生后，新华社社长田聪明打破常规，事发两小时后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，散布假新闻。

罗京2008年6月5日死于淋

巴癌，死前口舌溃烂。罗京生前反复播报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。

陈虻2008年12月23日死于胃癌。时年47岁。他是中央电视台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的制片人。

这五个人的现状，充分说明了“恶有恶报是天理”亘古存在，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，无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他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
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人做天看留有帐本，到时算总帐。这五人的现状，是做恶的报应，是害人者，同时也是受害者。◇